國語週刊

第二十七期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主編

通訊處西北師範學院

注音符號作用之辯正

吳敬恆

注音符號，一般人視同簡字，止便利文盲之識字，此僅知其末節作用，而不知其實有巨大關係之正作用；當此國語運動週，不可不特別貢陳當其作用正副上之辯正。

（一）普通懷疑點

國北疑點，致注音符號製成後，頒布了三十餘年，尚在有若無之間，皆由於此注意其副作用，而未究其有巨大之正作用也。

其副作用，可借充簡字，便利文盲；於是便利文盲之簡字，各有其見解，紛紛製作，用繆又呀，用符號呀，采歐母呀（民元前已有一二有家，嗯了化呀，繼寫化呀呀擴大化呀，紛爭至今而未已。

又視同簡字可生有通冷淡之懷疑，尤最近之一例，即用國語注音符號作用，所謂國語，河北人進去傳佈的，自然是國語，東三省人進去傳佈的，也自然是國語，山東，山西，河，陝西都是這地北音，自然也是國語，這這地地，不是江浙閩粵的蘇青官話，是老牌蘇青官話。若書牌的後蘇藍青官話 可算國音，那就成了問題了。

我說，北音的蘇青官話，能夠通行，自然點滴聊勝於無，但我們既有了北音老牌蘇青官話，又有十八省的藍青官話，又增添了嗯了化的藍青官話（上海謂成香海，張先生變為滕先生），將來又有維香爾化的藍青官話，哈爾克化的藍青官話，像奚藍，藍青官話。倘四強中的三強問我，你們英文的國音標準何在？則驚嚇而對曰，就是官話；倘又追問曰，何為官話？又必覺悟然小半讀法各異，至於斯拉夫，之蘇俄文字，便須擴充字母至三十餘，不能即用英法德之二十五六，按切蘇俄之標準音。

現日西人用英文字母來拚中國各地方音，未嘗全用英音，有如P T等母，還須雜廣拉 化，及萬國音素，如是處處，還變成似是而非，拉丁化的毛病，即緣此缺點，用以便於文盲，即可不必吹毛求疵，然不合標準音，仍是苟且蘇青，失其一點而得之效用矣。

近日倡議在東三省由其倭音標準之假名，強拚漢文，竟達倭化，然萬口讀作滿邱，長春讀作腔村，幸而如，為東三省人，笑，實植毫無。

我不信蘇青宋化，或嗯嚇克化之漢文，能居列一張白紙之首選，不再[illegible]蘇青官話將覆轍，乃一舉兩得的好法事，不是多餘，又藉注音符號，使國文易識，使所轄的各族文盲，容易認識國字，一舉而有三得，更不是多餘，（就是內地，要為文盲傳音注音符號，主旨也是要他容易自識國字，省了多開國民學校，不是拉丁化的意義，叫他終身生活在拉丁化的簡字中，就算了事，內地的成績如何，乃是時人過分看重了拚書簡字，到底雖不起國字，故三十年或北偏心史，後有工夫再說。但在新疆，要各族認識國字，幫讀標準音，是因徐光生感覺語文太複雜了。似乎必需要有一種共同的語文亦與大家國方言太複雜了，藍青官話太複雜了。

（二）普通懷疑點

國北疑點，致注音符號製成後，頒布了三十餘年，尚在有若無之間，皆由於此注意其副作用，而未究其有巨大之正作用也。

其副作用，可借充簡字，便利文盲；於是便利文盲之簡字，各有其見解，紛紛製作，用繆又呀，用符號呀，采歐母呀（民元前已有一二有家，嗯了化呀，繼寫化呀呀擴大化呀，紛爭至今而未已。

又視同簡字可生有通冷淡之懷疑，尤最近之一例，即用國語注音符號作用，所謂國語，河北人進去傳佈的，自然是國語，東三省人進去傳佈的，也自然是國語，山東，山西，河，陝西都是這地北音，自然也是國語，這這地地，不是江浙閩粵的蘇青官話，是老牌蘇青官話。若書牌的後蘇藍青官話 可算國音，那就成了問題了。

我說，北音的蘇青官話，能夠通行，自然點滴聊勝於無，但我們既有了北音老牌蘇青官話，又有十八省的藍青官話，又增添了嗯了化的藍青官話（上海謂成香海，張先生變為滕先生），將來又有維香爾化的藍青官話，哈爾克化的藍青官話，像奚藍，藍青官話。倘四強中的三強問我，你們英文的國音標準何在？則驚嚇而對曰，就是官話；倘又追問曰，何為官話？又必覺悟然小半讀法各異，至於斯拉夫，之蘇俄文字，便須擴充字母至三十餘，不能即用英法德之二十五六，按切蘇俄之標準音。

現日西人用英文字母來拚中國各地方音，未嘗全用英音，有如P T等母，還須雜廣拉 化，及萬國音素，如是處處，還變成似是而非，拉丁化的毛病，即緣此缺點，用以便於文盲，即可不必吹毛求疵，然不合標準音，仍是苟且蘇青，失其一點而得之效用矣。

近日倡議在東三省由其倭音標準之假名，強拚漢文，竟達倭化，然萬口讀作滿邱，長春讀作腔村，幸而如，為東三省人，笑，實植毫無。

我不信蘇青宋化，或嗯嚇克化之漢文，能居列一張白紙之首選，不再[illegible]蘇青官話將覆轍，乃一舉兩得的好法事，不是多餘，又藉注音符號，使國文易識，使所轄的各族文盲，容易認識國字，一舉而有三得，更不是多餘，（就是內地，要為文盲傳音注音符號，主旨也是要他容易自識國字，省了多開國民學校，不是拉丁化的意義，叫他終身生活在拉丁化的簡字中，就算了事，內地的成績如何，乃是時人過分看重了拚書簡字，到底雖不起國字，故三十年或北偏心史，後有工夫再說。但在新疆，要各族認識國字，幫讀標準音，是因徐光生感覺語文太複雜了。似乎必需要有一種共同的語文亦與大家國方言太複雜了，藍青官話太複雜了。

（三）普通懷疑點

國北疑點，致注音符號製成後，頒布了三十餘年，尚在有若無之間，皆由於此注意其副作用，而未究其有巨大之正作用也。

其副作用，可借充簡字，便利文盲；於是便利文盲之簡字，各有其見解，紛紛製作，用繆又呀，用符號呀，采歐母呀（民元前已有一二有家，嗯了化呀，繼寫化呀呀擴大化呀，紛爭至今而未已。

又視同簡字可生有通冷淡之懷疑，尤最近之一例，即用國語注音符號作用，所謂國語，河北人進去傳佈的，自然是國語，東三省人進去傳佈的，也自然是國語，山東，山西，河，陝西都是這地北音，自然也是國語，這這地地，不是江浙閩粵的蘇青官話，是老牌蘇青官話。若書牌的後蘇藍青官話 可算國音，那就成了問題了。

我說，北音的蘇青官話，能夠通行，自然點滴聊勝於無，但我們既有了北音老牌蘇青官話，又有十八省的藍青官話，又增添了嗯了化的藍青官話（上海謂成香海，張先生變為滕先生），將來又有維香爾化的藍青官話，哈爾克化的藍青官話，像奚藍，藍青官話。倘四強中的三強問我，你們英文的國音標準何在？則驚嚇而對曰，就是官話；倘又追問曰，何為官話？又必覺悟然小半讀法各異，至於斯拉夫，之蘇俄文字，便須擴充字母至三十餘，不能即用英法德之二十五六，按切蘇俄之標準音。

現日西人用英文字母來拚中國各地方音，未嘗全用英音，有如P T等母，還須雜廣拉 化，及萬國音素，如是處處，還變成似是而非，拉丁化的毛病，即緣此缺點，用以便於文盲，即可不必吹毛求疵，然不合標準音，仍是苟且蘇青，失其一點而得之效用矣。

近日倡議在東三省由其倭音標準之假名，強拚漢文，竟達倭化，然萬口讀作滿邱，長春讀作腔村，幸而如，為東三省人，笑，實植毫無。

我不信蘇青宋化，或嗯嚇克化之漢文，能居列一張白紙之首選，不再[illegible]蘇青官話將覆轍，乃一舉兩得的好法事，不是多餘，又藉注音符號，使國文易識，使所轄的各族文盲，容易認識國字，一舉而有三得，更不是多餘，（就是內地，要為文盲傳音注音符號，主旨也是要他容易自識國字，省了多開國民學校，不是拉丁化的意義，叫他終身生活在拉丁化的簡字中，就算了事，內地的成績如何，乃是時人過分看重了拚書簡字，到底雖不起國字，故三十年或北偏心史，後有工夫再說。但在新疆，要各族認識國字，幫讀標準音，是因徐光生感覺語文太複雜了。似乎必需要有一種共同的語文亦與大家國方言太複雜了，藍青官話太複雜了。

（四）普通懷疑點

國北疑點，致注音符號製成後，頒布了三十餘年，尚在有若無之間，皆由於此注意其副作用，而未究其有巨大之正作用也。

其副作用，可借充簡字，便利文盲；於是便利文盲之簡字，各有其見解，紛紛製作，用繆又呀，用符號呀，采歐母呀（民元前已有一二有家，嗯了化呀，繼寫化呀呀擴大化呀，紛爭至今而未已。

又視同簡字可生有通冷淡之懷疑，尤最近之一例，即用國語注音符號作用，所謂國語，河北人進去傳佈的，自然是國語，東三省人進去傳佈的，也自然是國語，山東，山西，河，陝西都是這地北音，自然也是國語，這這地地，不是江浙閩粵的蘇青官話，是老牌蘇青官話。若書牌的後蘇藍青官話 可算國音，那就成了問題了。

我說，北音的蘇青官話，能夠通行，自然點滴聊勝於無，但我們既有了北音老牌蘇青官話，又有十八省的藍青官話，又增添了嗯了化的藍青官話（上海謂成香海，張先生變為滕先生），將來又有維香爾化的藍青官話，哈爾克化的藍青官話，像奚藍，藍青官話。倘四強中的三強問我，你們英文的國音標準何在？則驚嚇而對曰，就是官話；倘又追問曰，何為官話？又必覺悟然小半讀法各異，至於斯拉夫，之蘇俄文字，便須擴充字母至三十餘，不能即用英法德之二十五六，按切蘇俄之標準音。

現日西人用英文字母來拚中國各地方音，未嘗全用英音，有如P T等母，還須雜廣拉 化，及萬國音素，如是處處，還變成似是而非，拉丁化的毛病，即緣此缺點，用以便於文盲，即可不必吹毛求疵，然不合標準音，仍是苟且蘇青，失其一點而得之效用矣。

近日倡議在東三省由其倭音標準之假名，強拚漢文，竟達倭化，然萬口讀作滿邱，長春讀作腔村，幸而如，為東三省人，笑，實植毫無。

我不信蘇青宋化，或嗯嚇克化之漢文，能居列一張白紙之首選，不再[illegible]蘇青官話將覆轍，乃一舉兩得的好法事，不是多餘，又藉注音符號，使國文易識，使所轄的各族文盲，容易認識國字，一舉而有三得，更不是多餘，（就是內地，要為文盲傳音注音符號，主旨也是要他容易自識國字，省了多開國民學校，不是拉丁化的意義，叫他終身生活在拉丁化的簡字中，就算了事，內地的成績如何，乃是時人過分看重了拚書簡字，到底雖不起國字，故三十年或北偏心史，後有工夫再說。但在新疆，要各族認識國字，幫讀標準音，是因徐光生感覺語文太複雜了。似乎必需要有一種共同的語文亦與大家國方言太複雜了，藍青官話太複雜了。

（五）普通懷疑點

國北疑點，致注音符號製成後，頒布了三十餘年，尚在有若無之間，皆由於此注意其副作用，而未究其有巨大之正作用也。

其副作用，可借充簡字，便利文盲；於是便利文盲之簡字，各有其見解，紛紛製作，用繆又呀，用符號呀，采歐母呀（民元前已有一二有家，嗯了化呀，繼寫化呀呀擴大化呀，紛爭至今而未已。

又視同簡字可生有通冷淡之懷疑，尤最近之一例，即用國語注音符號作用，所謂國語，河北人進去傳佈的，自然是國語，東三省人進去傳佈的，也自然是國語，山東，山西，河，陝西都是這地北音，自然也是國語，這這地地，不是江浙閩粵的蘇青官話，是老牌蘇青官話。若書牌的後蘇藍青官話 可算國音，那就成了問題了。

我說，北音的蘇青官話，能夠通行，自然點滴聊勝於無，但我們既有了北音老牌蘇青官話，又有十八省的藍青官話，又增添了嗯了化的藍青官話（上海謂成香海，張先生變為滕先生），將來又有維香爾化的藍青官話，哈爾克化的藍青官話，像奚藍，藍青官話。倘四強中的三強問我，你們英文的國音標準何在？則驚嚇而對曰，就是官話；倘又追問曰，何為官話？又必覺悟然小半讀法各異，至於斯拉夫，之蘇俄文字，便須擴充字母至三十餘，不能即用英法德之二十五六，按切蘇俄之標準音。

現日西人用英文字母來拚中國各地方音，未嘗全用英音，有如P T等母，還須雜廣拉 化，及萬國音素，如是處處，還變成似是而非，拉丁化的毛病，即緣此缺點，用以便於文盲，即可不必吹毛求疵，然不合標準音，仍是苟且蘇青，失其一點而得之效用矣。

近日倡議在東三省由其倭音標準之假名，強拚漢文，竟達倭化，然萬口讀作滿邱，長春讀作腔村，幸而如，為東三省人，笑，實植毫無。

我不信蘇青宋化，或嗯嚇克化之漢文，能居列一張白紙之首選，不再[illegible]蘇青官話將覆轍，乃一舉兩得的好法事，不是多餘，又藉注音符號，使國文易識，使所轄的各族文盲，容易認識國字，一舉而有三得，更不是多餘，（就是內地，要為文盲傳音注音符號，主旨也是要他容易自識國字，省了多開國民學校，不是拉丁化的意義，叫他終身生活在拉丁化的簡字中，就算了事，內地的成績如何，乃是時人過分看重了拚書簡字，到底雖不起國字，故三十年或北偏心史，後有工夫再說。但在新疆，要各族認識國字，幫讀標準音，是因徐光生感覺語文太複雜了。似乎必需要有一種共同的語文亦與大家國方言太複雜了，藍青官話太複雜了。

（六）普通懷疑點

國北疑點，致注音符號製成後，頒布了三十餘年，尚在有若無之間，皆由於此注意其副作用，而未究其有巨大之正作用也。

其副作用，可借充簡字，便利文盲；於是便利文盲之簡字，各有其見解，紛紛製作，用繆又呀，用符號呀，采歐母呀（民元前已有一二有家，嗯了化呀，繼寫化呀呀擴大化呀，紛爭至今而未已。

又視同簡字可生有通冷淡之懷疑，尤最近之一例，即用國語注音符號作用，所謂國語，河北人進去傳佈的，自然是國語，東三省人進去傳佈的，也自然是國語，山東，山西，河，陝西都是這地北音，自然也是國語，這這地地，不是江浙閩粵的蘇青官話，是老牌蘇青官話。若書牌的後蘇藍青官話 可算國音，那就成了問題了。

我說，北音的蘇青官話，能夠通行，自然點滴聊勝於無，但我們既有了北音老牌蘇青官話，又有十八省的藍青官話，又增添了嗯了化的藍青官話（上海謂成香海，張先生變為滕先生），將來又有維香爾化的藍青官話，哈爾克化的藍青官話，像奚藍，藍青官話。倘四強中的三強問我，你們英文的國音標準何在？則驚嚇而對曰，就是官話；倘又追問曰，何為官話？又必覺悟然小半讀法各異，至於斯拉夫，之蘇俄文字，便須擴充字母至三十餘，不能即用英法德之二十五六，按切蘇俄之標準音。

現日西人用英文字母來拚中國各地方音，未嘗全用英音，有如P T等母，還須雜廣拉 化，及萬國音素，如是處處，還變成似是而非，拉丁化的毛病，即緣此缺點，用以便於文盲，即可不必吹毛求疵，然不合標準音，仍是苟且蘇青，失其一點而得之效用矣。

近日倡議在東三省由其倭音標準之假名，強拚漢文，竟達倭化，然萬口讀作滿邱，長春讀作腔村，幸而如，為東三省人，笑，實植毫無。

我不信蘇青宋化，或嗯嚇克化之漢文，能居列一張白紙之首選，不再[illegible]蘇青官話將覆轍，乃一舉兩得的好法事，不是多餘，又藉注音符號，使國文易識，使所轄的各族文盲，容易認識國字，一舉而有三得，更不是多餘，（就是內地，要為文盲傳音注音符號，主旨也是要他容易自識國字，省了多開國民學校，不是拉丁化的意義，叫他終身生活在拉丁化的簡字中，就算了事，內地的成績如何，乃是時人過分看重了拚書簡字，到底雖不起國字，故三十年或北偏心史，後有工夫再說。但在新疆，要各族認識國字，幫讀標準音，是因徐光生感覺語文太複雜了。似乎必需要有一種共同的語文亦與大家國方言太複雜了，藍青官話太複雜了。

（七）普通懷疑點

國北疑點，致注音符號製成後，頒布了三十餘年，尚在有若無之間，皆由於此注意其副作用，而未究其有巨大之正作用也。

其副作用，可借充簡字，便利文盲；於是便利文盲之簡字，各有其見解，紛紛製作，用繆又呀，用符號呀，采歐母呀（民元前已有一二有家，嗯了化呀，繼寫化呀呀擴大化呀，紛爭至今而未已。

又視同簡字可生有通冷淡之懷疑，尤最近之一例，即用國語注音符號作用，所謂國語，河北人進去傳佈的，自然是國語，東三省人進去傳佈的，也自然是國語，山東，山西，河，陝西都是這地北音，自然也是國語，這這地地，不是江浙閩粵的蘇青官話，是老牌蘇青官話。若書牌的後蘇藍青官話 可算國音，那就成了問題了。

我說，北音的蘇青官話，能夠通行，自然點滴聊勝於無，但我們既有了北音老牌蘇青官話，又有十八省的藍青官話，又增添了嗯了化的藍青官話（上海謂成香海，張先生變為滕先生），將來又有維香爾化的藍青官話，哈爾克化的藍青官話，像奚藍，藍青官話。倘四強中的三強問我，你們英文的國音標準何在？則驚嚇而對曰，就是官話；倘又追問曰，何為官話？又必覺悟然小半讀法各異，至於斯拉夫，之蘇俄文字，便須擴充字母至三十餘，不能即用英法德之二十五六，按切蘇俄之標準音。

現日西人用英文字母來拚中國各地方音，未嘗全用英音，有如P T等母，還須雜廣拉 化，及萬國音素，如是處處，還變成似是而非，拉丁化的毛病，即緣此缺點，用以便於文盲，即可不必吹毛求疵，然不合標準音，仍是苟且蘇青，失其一點而得之效用矣。

近日倡議在東三省由其倭音標準之假名，強拚漢文，竟達倭化，然萬口讀作滿邱，長春讀作腔村，幸而如，為東三省人，笑，實植毫無。

我不信蘇青宋化，或嗯嚇克化之漢文，能居列一張白紙之首選，不再[illegible]蘇青官話將覆轍，乃一舉兩得的好法事，不是多餘，又藉注音符號，使國文易識，使所轄的各族文盲，容易認識國字，一舉而有三得，更不是多餘，（就是內地，要為文盲傳音注音符號，主旨也是要他容易自識國字，省了多開國民學校，不是拉丁化的意義，叫他終身生活在拉丁化的簡字中，就算了事，內地的成績如何，乃是時人過分看重了拚書簡字，到底雖不起國字，故三十年或北偏心史，後有工夫再說。但在新疆，要各族認識國字，幫讀標準音，是因徐光生感覺語文太複雜了。似乎必需要有一種共同的語文亦與大家國方言太複雜了，藍青官話太複雜了。

（八）普通懷疑點

國北疑點，致注音符號製成後，頒布了三十餘年，尚在有若無之間，皆由於此注意其副作用，而未究其有巨大之正作用也。

其副作用，可借充簡字，便利文盲；於是便利文盲之簡字，各有其見解，紛紛製作，用繆又呀，用符號呀，采歐母呀（民元前已有一二有家，嗯了化呀，繼寫化呀呀擴大化呀，紛爭至今而未已。

又視同簡字可生有通冷淡之懷疑，尤最近之一例，即用國語注音符號作用，所謂國語，河北人進去傳佈的，自然是國語，東三省人進去傳佈的，也自然是國語，山東，山西，河，陝西都是這地北音，自然也是國語，這這地地，不是江浙閩粵的蘇青官話，是老牌蘇青官話。若書牌的後蘇藍青官話 可算國音，那就成了問題了。

我說，北音的蘇青官話，能夠通行，自然點滴聊勝於無，但我們既有了北音老牌蘇青官話，又有十八省的藍青官話，又增添了嗯了化的藍青官話（上海謂成香海，張先生變為滕先生），將來又有維香爾化的藍青官話，哈爾克化的藍青官話，像奚藍，藍青官話。倘四強中的三強問我，你們英文的國音標準何在？則驚嚇而對曰，就是官話；倘又追問曰，何為官話？又必覺悟然小半讀法各異，至於斯拉夫，之蘇俄文字，便須擴充字母至三十餘，不能即用英法德之二十五六，按切蘇俄之標準音。

現日西人用英文字母來拚中國各地方音，未嘗全用英音，有如P T等母，還須雜廣拉 化，及萬國音素，如是處處，還變成似是而非，拉丁化的毛病，即緣此缺點，用以便於文盲，即可不必吹毛求疵，然不合標準音，仍是苟且蘇青，失其一點而得之效用矣。

近日倡議在東三省由其倭音標準之假名，強拚漢文，竟達倭化，然萬口讀作滿邱，長春讀作腔村，幸而如，為東三省人，笑，實植毫無。

我不信蘇青宋化，或嗯嚇克化之漢文，能居列一張白紙之首選，不再[illegible]蘇青官話將覆轍，乃一舉兩得的好法事，不是多餘，又藉注音符號，使國文易識，使所轄的各族文盲，容易認識國字，一舉而有三得，更不是多餘，（就是內地，要為文盲傳音注音符號，主旨也是要他容易自識國字，省了多開國民學校，不是拉丁化的意義，叫他終身生活在拉丁化的簡字中，就算了事，內地的成績如何，乃是時人過分看重了拚書簡字，到底雖不起國字，故三十年或北偏心史，後有工夫再說。但在新疆，要各族認識國字，幫讀標準音，是因徐光生感覺語文太複雜了。似乎必需要有一種共同的語文亦與大家國方言太複雜了，藍青官話太複雜了。

（九）普通懷疑點

國北疑點，致注音符號製成後，頒布了三十餘年，尚在有若無之間，皆由於此注意其副作用，而未究其有巨大之正作用也。

其副作用，可借充簡字，便利文盲；於是便利文盲之簡字，各有其見解，紛紛製作，用繆又呀，用符號呀，采歐母呀（民元前已有一二有家，嗯了化呀，繼寫化呀呀擴大化呀，紛爭至今而未已。

又視同簡字可生有通冷淡之懷疑，尤最近之一例，即用國語注音符號作用，所謂國語，河北人進去傳佈的，自然是國語，東三省人進去傳佈的，也自然是國語，山東，山西，河，陝西都是這地北音，自然也是國語，這這地地，不是江浙閩粵的蘇青官話，是老牌蘇青官話。若書牌的後蘇藍青官話 可算國音，那就成了問題了。

我說，北音的蘇青官話，能夠通行，自然點滴聊勝於無，但我們既有了北音老牌蘇青官話，又有十八省的藍青官話，又增添了嗯了化的藍青官話（上海謂成香海，張先生變為滕先生），將來又有維香爾化的藍青官話，哈爾克化的藍青官話，像奚藍，藍青官話。倘四強中的三強問我，你們英文的國音標準何在？則驚嚇而對曰，就是官話；倘又追問曰，何為官話？又必覺悟然小半讀法各異，至於斯拉夫，之蘇俄文字，便須擴充字母至三十餘，不能即用英法德之二十五六，按切蘇俄之標準音。

現日西人用英文字母來拚中國各地方音，未嘗全用英音，有如P T等母，還須雜廣拉 化，及萬國音素，如是處處，還變成似是而非，拉丁化的毛病，即緣此缺點，用以便於文盲，即可不必吹毛求疵，然不合標準音，仍是苟且蘇青，失其一點而得之效用矣。

近日倡議在東三省由其倭音標準之假名，強拚漢文，竟達倭化，然萬口讀作滿邱，長春讀作腔村，幸而如，為東三省人，笑，實植毫無。

我不信蘇青宋化，或嗯嚇克化之漢文，能居列一張白紙之首選，不再[illegible]蘇青官話將覆轍，乃一舉兩得的好法事，不是多餘，又藉注音符號，使國文易識，使所轄的各族文盲，容易認識國字，一舉而有三得，更不是多餘，（就是內地，要為文盲傳音注音符號，主旨也是要他容易自識國字，省了多開國民學校，不是拉丁化的意義，叫他終身生活在拉丁化的簡字中，就算了事，內地的成績如何，乃是時人過分看重了拚書簡字，到底雖不起國字，故三十年或北偏心史，後有工夫再說。但在新疆，要各族認識國字，幫讀標準音，是因徐光生感覺語文太複雜了。似乎必需要有一種共同的語文亦與大家國方言太複雜了，藍青官話太複雜了。

（十）普通懷疑點

國北疑點，致注音符號製成後，頒布了三十餘年，尚在有若無之間，皆由於此注意其副作用，而未究其有巨大之正作用也。

其副作用，可借充簡字，便利文盲；於是便利文盲之簡字，各有其見解，紛紛製作，用繆又呀，用符號呀，采歐母呀（民元前已有一二有家，嗯了化呀，繼寫化呀呀擴大化呀，紛爭至今而未已。

又視同簡字可生有通冷淡之懷疑，尤最近之一例，即用國語注音符號作用，所謂國語，河北人進去傳佈的，自然是國語，東三省人進去傳佈的，也自然是國語，山東，山西，河，陝西都是這地北音，自然也是國語，這這地地，不是江浙閩粵的蘇青官話，是老牌蘇青官話。若書牌的後蘇藍青官話 可算國音，那就成了問題了。

我說，北音的蘇青官話，能夠通行，自然點滴聊勝於無，但我們既有了北音老牌蘇青官話，又有十八省的藍青官話，又增添了嗯了化的藍青官話（上海謂成香海，張先生變為滕先生），將來又有維香爾化的藍青官話，哈爾克化的藍青官話，像奚藍，藍青官話。倘四強中的三強問我，你們英文的國音標準何在？則驚嚇而對曰，就是官話；倘又追問曰，何為官話？又必覺悟然小半讀法各異，至於斯拉夫，之蘇俄文字，便須擴充字母至三十餘，不能即用英法德之二十五六，按切蘇俄之標準音。

現日西人用英文字母來拚中國各地方音，未嘗全用英音，有如P T等母，還須雜廣拉 化，及萬國音素，如是處處，還變成似是而非，拉丁化的毛病，即緣此缺點，用以便於文盲，即可不必吹毛求疵，然不合標準音，仍是苟且蘇青，失其一點而得之效用矣。

近日倡議在東三省由其倭音標準之假名，強拚漢文，竟達倭化，然萬口讀作滿邱，長春讀作腔村，幸而如，為東三省人，笑，實植毫無。

我不信蘇青宋化，或嗯嚇克化之漢文，能居列一張白紙之首選，不再[illegible]蘇青官話將覆轍，乃一舉兩得的好法事，不是多餘，又藉注音符號，使國文易識，使所轄的各族文盲，容易認識國字，一舉而有三得，更不是多餘，（就是內地，要為文盲傳音注音符號，主旨也是要他容易自識國字，省了多開國民學校，不是拉丁化的意義，叫他終身生活在拉丁化的簡字中，就算了事，內地的成績如何，乃是時人過分看重了拚書簡字，到底雖不起國字，故三十年或北偏心史，後有工夫再說。但在新疆，要各族認識國字，幫讀標準音，是因徐光生感覺語文太複雜了。似乎必需要有一種共同的語文亦與大家國方言太複雜了，藍青官話太複雜了。

（十一）普通懷疑點

國北疑點，致注音符號製成後，頒布了三十餘年，尚在有若無之間，皆由於此注意其副作用，而未究其有巨大之正作用也。

其副作用，可借充簡字，便利文盲；於是便利文盲之簡字，各有其見解，紛紛製作，用繆又呀，用符號呀，采歐母呀（民元前已有一二有家，嗯了化呀，繼寫化呀呀擴大化呀，紛爭至今而未已。

又視同簡字可生有通冷淡之懷疑，尤最近之一例，即用國語注音符號作用，所謂國語，河北人進去傳佈的，自然是國語，東三省人進去傳佈的，也自然是國語，山東，山西，河，陝西都是這地北音，自然也是國語，這這地地，不是江浙閩粵的蘇青官話，是老牌蘇青官話。若書牌的後蘇藍青官話 可算國音，那就成了問題了。

我說，北音的蘇青官話，能夠通行，自然點滴聊勝於無，但我們既有了北音老牌蘇青官話，又有十八省的藍青官話，又增添了嗯了化的藍青官話（上海謂成香海，張先生變為滕先生），將來又有維香爾化的藍青官話，哈爾克化的藍青官話，像奚藍，藍青官話。倘四強中的三強問我，你們英文的國音標準何在？則驚嚇而對曰，就是官話；倘又追問曰，何為官話？又必覺悟然小半讀法各異，至於斯拉夫，之蘇俄文字，便須擴充字母至三十餘，不能即用英法德之二十五六，按切蘇俄之標準音。

現日西人用英文字母來拚中國各地方音，未嘗全用英音，有如P T等母，還須雜廣拉 化，及萬國音素，如是處處，還變成似是而非，拉丁化的毛病，即緣此缺點，用以便於文盲，即可不必吹毛求疵，然不合標準音，仍是苟且蘇青，失其一點而得之效用矣。

近日倡議在東三省由其倭音標準之假名，強拚漢文，竟達倭化，然萬口讀作滿邱，長春讀作腔村，幸而如，為東三省人，笑，實植毫無。

我不信蘇青宋化，或嗯嚇克化之漢文，能居列一張白紙之首選，不再[illegible]蘇青官話將覆轍，乃一舉兩得的好法事，不是多餘，又藉注音符號，使國文易識，使所轄的各族文盲，容易認識國字，一舉而有三得，更不是多餘，（就是內地，要為文盲傳音注音符號，主旨也是要他容易自識國字，省了多開國民學校，不是拉丁化的意義，叫他終身生活在拉丁化的簡字中，就算了事，內地的成績如何，乃是時人過分看重了拚書簡字，到底雖不起國字，故三十年或北偏心史，後有工夫再說。但在新疆，要各族認識國字，幫讀標準音，是因徐光生感覺語文太複雜了。似乎必需要有一種共同的語文亦與大家國方言太複雜了，藍青官話太複雜了。

（十二）普通懷疑點

國北疑點，致注音符號製成後，頒布了三十餘年，尚在有若無之間，皆由於此注意其副作用，而未究其有巨大之正作用也。

其副作用，可借充簡字，便利文盲；於是便利文盲之簡字，各有其見解，紛紛製作，用繆又呀，用符號呀，采歐母呀（民元前已有一二有家，嗯了化呀，繼寫化呀呀擴大化呀，紛爭至今而未已。

又視同簡字可生有通冷淡之懷疑，尤最近之一例，即用國語注音符號作用，所謂國語，河北人進去傳佈的，自然是國語，東三省人進去傳佈的，也自然是國語，山東，山西，河，陝西都是這地北音，自然也是國語，這這地地，不是江浙閩粵的蘇青官話，是老牌蘇青官話。若書牌的後蘇藍青官話 可算國音，那就成了問題了。

我說，北音的蘇青官話，能夠通行，自然點滴聊勝於無，但我們既有了北音老牌蘇青官話，又有十八省的藍青官話，又增添了嗯了化的藍青官話（上海謂成香海，張先生變為滕先生），將來又有維香爾化的藍青官話，哈爾克化的藍青官話，像奚藍，藍青官話。倘四強中的三強問我，你們英文的國音標準何在？則驚嚇而對曰，就是官話；倘又追問曰，何為官話？又必覺悟然小半讀法各異，至於斯拉夫，之蘇俄文字，便須擴充字母至三十餘，不能即用英法德之二十五六，按切蘇俄之標準音。

現日西人用英文字母來拚中國各地方音，未嘗全用英音，有如P T等母，還須雜廣拉 化，及萬國音素，如是處處，還變成似是而非，拉丁化的毛病，即緣此缺點，用以便於文盲，即可不必吹毛求疵，然不合標準音，仍是苟且蘇青，失其一點而得之效用矣。

近日倡議在東三省由其倭音標準之假名，強拚漢文，竟達倭化，然萬口讀作滿邱，長春讀作腔村，幸而如，為東三省人，笑，實植毫無。

我不信蘇青宋化，或嗯嚇克化之漢文，能居列一張白紙之首選，不再[illegible]蘇青官話將覆轍，乃一舉兩得的好法事，不是多餘，又藉注音符號，使國文易識，使所轄的各族文盲，容易認識國字，一舉而有三得，更不是多餘，（就是內地，要為文盲傳音注音符號，主旨也是要他容易自識國字，省了多開國民學校，不是拉丁化的意義，叫他終身生活在拉丁化的簡字中，就算了事，內地的成績如何，乃是時人過分看重了拚書簡字，到底雖不起國字，故三十年或北偏心史，後有工夫再說。但在新疆，要各族認識國字，幫讀標準音，是因徐光生感覺語文太複雜了。似乎必需要有一種共同的語文亦與大家國方言太複雜了，藍青官話太複雜了。

（十三）普通懷疑點

國北疑點，致注音符號製成後，頒布了三十餘年，尚在有若無之間，皆由於此注意其副作用，而未究其有巨大之正作用也。

其副作用，可借充簡字，便利文盲；於是便利文盲之簡字，各有其見解，紛紛製作，用繆又呀，用符號呀，采歐母呀（民元前已有一二有家，嗯了化呀，繼寫化呀呀擴大化呀，紛爭至今而未已。

又視同簡字可生有通冷淡之懷疑，尤最近之一例，即用國語注音符號作用，所謂國語，河北人進去傳佈的，自然是國語，東三省人進去傳佈的，也自然是國語，山東，山西，河，陝西都是這地北音，自然也是國語，這這地地，不是江浙閩粵的蘇青官話，是老牌蘇青官話。若書牌的後蘇藍青官話 可算國音，那就成了問題了。

我說，北音的蘇青官話，能夠通行，自然點滴聊勝於無，但我們既有了北音老牌蘇青官話，又有十八省的藍青官話，又增添了嗯了化的藍青官話（上海謂成香海，張先生變為滕先生），將來又有維香爾化的藍青官話，哈爾克化的藍青官話，像奚藍，藍青官話。倘四強中的三強問我，你們英文的國音標準何在？則驚嚇而對曰，就是官話；倘又追問曰，何為官話？又必覺悟然小半讀法各異，至於斯拉夫，之蘇俄文字，便須擴充字母至三十餘，不能即用英法德之二十五六，按切蘇俄之標準音。

現日西人用英文字母來拚中國各地方音，未嘗全用英音，有如P T等母，還須雜廣拉 化，及萬國音素，如是處處，還變成似是而非，拉丁化的毛病，即緣此缺點，用以便於文盲，即可不必吹毛求疵，然不合標準音，仍是苟且蘇青，失其一點而得之效用矣。

近日倡議在東三省由其倭音標準之假名，強拚漢文，竟達倭化，然萬口讀作滿邱，長春讀作腔村，幸而如，為東三省人，笑，實植毫無。

我不信蘇青宋化，或嗯嚇克化之漢文，能居列一張白紙之首選，不再[illegible]蘇青官話將覆轍，乃一舉兩得的好法事，不是多餘，又藉注音符號，使國文易識，使所轄的各族文盲，容易認識國字，一舉而有三得，更不是多餘，（就是內地，要為文盲傳音注音符號，主旨也是要他容易自識國字，省了多開國民學校，不是拉丁化的意義，叫他終身生活在拉丁化的簡字中，就算了事，內地的成績如何，乃是時人過分看重了拚書簡字，到底雖不起國字，故三十年或北偏心史，後有工夫再說。但在新疆，要各族認識國字，幫讀標準音，是因徐光生感覺語文太複雜了。似乎必需要有一種共同的語文亦與大家國方言太複雜了，藍青官話太複雜了。

（十四）普通懷疑點

國北疑點，致注音符號製成後，頒布了三十餘年，尚在有若無之間，皆由於此注意其副作用，而未究其有巨大之正作用也。

其副作用，可借充簡字，便利文盲；於是便利文盲之簡字，各有其見解，紛紛製作，用繆又呀，用符號呀，采歐母呀（民元前已有一二有家，嗯了化呀，繼寫化呀呀擴大化呀，紛爭至今而未已。

又視同簡字可生有通冷淡之懷疑，尤最近之一例，即用國語注音符號作用，所謂國語，河北人進去傳佈的，自然是國語，東三省人進去傳佈的，也自然是國語，山東，山西，河，陝西都是這地北音，自然也是國語，這這地地，不是江浙閩粵的蘇青官話，是老牌蘇青官話。若書牌的後蘇藍青官話 可算國音，那就成了問題了。

我說，北音的蘇青官話，能夠通行，自然點滴聊勝於無，但我們既有了北音老牌蘇青官話，又有十八省的藍青官話，又增添了嗯了化的藍青官話（上海謂成香海，張先生變為滕先生），將來又有維香爾化的藍青官話，哈爾克化的藍青官話，像奚藍，藍青官話。倘四強中的三強問我，你們英文的國音標準何在？則驚嚇而對曰，就是官話；倘又追問曰，何為官話？又必覺悟然小半讀法各異，至於斯拉夫，之蘇俄文字，便須擴充字母至三十餘，不能即用英法德之二十五六，按切蘇俄之標準音。

現日西人用英文字母來拚中國各地方音，未嘗全用英音，有如P T等母，還須雜廣拉 化，及萬國音素，如是處處，還變成似是而非，拉丁化的毛病，即緣此缺點，用以便於文盲，即可不必吹毛求疵，然不合標準音，仍是苟且蘇青，失其一點而得之效用矣。

近日倡議在東三省由其倭音標準之假名，強拚漢文，竟達倭化，然萬口讀作滿邱，長春讀作腔村，幸而如，為東三省人，笑，實植毫無。

我不信蘇青宋化，或嗯嚇克化之漢文，能居列一張白紙之首選，不再[illegible]

晚聞上梁云徐森玉先生國域獨家記中有一節云有一件事我特別想說的便是新國民族語文太複雜了假平必須要有一種共同的語文，盡許還去官試用過最了化，但是最近一切按照了中先制度之規定，所以要各族先學國語字音之后，而後由注音字母來學國語文（姑不論注音字母在四地各省成績如何，偽心話）但在新疆 對於其他各民族，是一件多餘的事，因為他們必須學本民族的自然語文。譬如維吾爾族的語文，是一種獨軍的拼音字，為什麼不就用他們已經學得的拼音字母，來學國語漢字呢？何必要地四多學一種不能直接使用的注音字母呢？這不是徐先生一人的感覺即此恐怕全國人十有八九同有此感想就是把注音符號當了國字不會注意注音母的正作用是助漢文嚴立一個標準音與徐先生同時一起在新疆考察的又有教育部次長顧一樵先生，他歸來即對我說，恐怕學習國語，用注音符號是多餘的。我就問他，國語者，乃指國文與國音合拼而成，我說漢文統一，是一件至可驚佩至可欣喜的大事，故國文無問題；而國音何在呢？難道就是蓋青官話麼？他馬上點頭笑道。國音麼，現在新疆人曰，不是十八省奇怪的藍青官話而是北音的老牌藍青官話：問老牌藍青官話有異同否？則又搖搖頭曰差不多，稍許稍許，略有異同，那末他必不客氣的批評曰，大約你們什麼東西，此有一個「差不多」，還不會想有一個標準。那末只好低了頭不作聲。

●

注音符號的正作用是為我國國文嚴立一標準國音，他是民國元年開了讀音統一會製成的，不是開了文盲識字會製成的，文盲識字是他的副作用，讀音統一，是注音符號的最大任務，欲為我國雪那一差不多一之恥，而立標準。讀音統一會的名稱，是久被政府公文，不是今日我來瞎吹，所以依了注音符號讀出的漢文，才可認為國語，才可論他副任務地方，去担任統一任務，徐森玉先生感覺新疆必需有一種共同語文，共同語文，是漢文，徐先生無異論，共同語文的音，就是注音符號。徐先生以為凡有拼音字母，便可担任人間一切的標準音，乃是千百年來，原非一日，為共同之錯誤。

二，每種拼音字母，能力皆有限度

英法德為拉丁之嫡系，故字母共設二十五六，外，能完全符合漢文標準音，因漢文標準音，其一如恥戶曰一四聲母，為世界所罕有，然其所管領之國所不習，然其所管領之漢文標準音，居漢字大半，歐化，拉丁化，假名化，維吾爾化，南中國蓋青官話化皆與格格不入，必特別矯正，

然有人問，何以與注音符號附同頒布者，又有羅馬對照？若粗率言之羅馬對照，皆非即拉丁化？殊不知毫厘之差，結果可以千里，拉丁化者，乃自由采用歐母，為標準的歐化注音符號，羅馬對照者，乃對了標準音的注音符號用人理說明歐漢之異同，以使西人認識注音符號也，故託維吾爾拼音，來緯吾爾化漢文而更等於拉丁化，人所共知，等對了標準音的注音符號，作一維吾爾與注音符號之於照，維吾爾字母，無用對注音符號者，去之，注音符號所有，維吾爾字每無所，設法用哈薩克，烏茲別克，甚而至於蘇俄歐母補充之，又特別說明之，以便維吾爾人學習注音符號，學習漢文標準音，此乃必由之路，今新疆的先教注音符號，使與維吾爾，哈薩克等字母對照而習準，再用注音符號學成標準國文，使其讀音不藍青官話麼？他馬上點頭笑道。國音麼，現在新疆人要有一種共同的標準音，同一樣的條件，不是教新疆各族，學會了標準音的國文，即歷去他們本民族語文，亦正如全中國人都說會了標準音的國語，仍不過都說英語，各地的方言多，而條格稱，要關鍵且有語文，此非讀所獨，幾乎全世界如此，全世界每國必有共同的標準音，又各有很多的方言，且小國子還另有方言語文）。

（三）何謂標準音者，即全國一致共同所讀之音，每一國家，必有其共同之文字，名曰國文，又有其共同之音，名曰國音，合國文與國音，亦稱國語，與國歌，國旗等，同一為有國家者之統一象徵。

標準音者，何音也，曰北平音也，北平之為標準音，與漢文之為標準字，前者國無後之尊信，然不得已而以承之，亦自有其合理之故，讀音統一會開會時，本堂皇正大之主張，采取北音之久作官話用者，就其中之不同，取決多數，以為標準，七千重要字，一一印發，每日決讀百字，互一月之久，因此製成字典，發商務印書館，黃種符號，）注音，注國字，常常注國字之旁，用圈表示讀音，表示記錄其音，一讀即得者，注音符號是也，

（四）注。仿何方法而成

仿漢以來之讀若讀因法，依魏符以來之直音法，亦仿三國後之反切法，先秦古音，不知如何讀法，古音學家據古代有力之文，努力研究，亦有相當成績，所謂「尤亮」應讀「汀芒」，此則無與於今X之注法，可置不討論，其次說所釋形聲字，以江從水工聲，杠從木工聲，紅從糸工聲，今（則江已讀姜，杠已讀剛，紅則讀宏，所謂某聲，以注今音，亦無可師法，故今之注音，惟有三法：

（1）讀若或直音法，如容字注曰讀若克，符號用丂，

（2）反切法，如枯字注曰克務切，符號用丂X，

（三）音某某聲法，如科字注曰音克陸切聲，符號仍用丂，

三法備，注音符號之能事即畢，注音符號者，注一而已，並非造作備字之字母，（初名注音字母，悉生誤會，又經中央常務會議黃種符號，）注音，注國字，常常注國字之旁，用圈表示讀音，表示讀音，不是十八省奇怪的藍青官話麼？幾年來，注音符號，為我國國文嚴立一標準國音，為我國國文嚴立一標準國音，為我國國文嚴立一標準國音